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　第六卷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浙江道御史夏之臣一本為時事多虞計吏宜
慎敬陳考察末議以備
採
擇以裨大典事臣切謂斥陟不明去留無當雖
無事之時不能以治天下今戎夷未息寇盜生
心百姓嗷嗷瘡痍未復議留一人也將嶄於造

旨

百姓之福議去一人也將漸祛百姓之害明試
以三考斥陟制雖久遠而關係此時殊倍往者
頃該臺臣建議部院覆
請亦既詳且備矣顧臣內外吏也向以入計頗有
見聞謬以一得條為八事惟
皇上少垂聽焉如果臣言不至大謬
勅下院部覆議上
請賜之施行其於計典亦有小補矣臣冒瀆

宸嚴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一辨才品之真似

語曰碔砆溷玉魚目溷珠則辨論官才諱何容易輒熟者託之乎長厚剛愎者託之乎風力亢志而凌物者疑於方正悉心而酬應者疑於圓通繭絲肥潤而外示怯圖者以布被飾詐局面觀揮霍而中茹冰集者以文犀蒙訊

闒茸者以悶悶目之為守株而得全其擁腫卷曲之用卓犖者以皎皎疑之為竊鈇而不免於機械網罟之馳彼涇渭同彼薰蕕共器有識者傷抱璞之臣少投珠之誚多矣而況清不勝濁方不敵圓故臣為邪正真似之間辨之宜早務使真正才品得效一割之用則今日救時之急務矣伏候

聖裁

一

論地方之豐歉

夫稽郡縣之煩簡以定難易是矣而一豐一歉奚啻煩簡此當大祲之後少有未妥即被顯作則日夜拮据寢處不遑者蓋十人而九焉以錢粮逋欠則追呼不可矣而必不得已仰給之又毫不可缺則處錢粮難以賑濟則帑金勸借一郡一邑不有限乎而待哺則無限以有限濟無限求人人之無後言不能也

則處賑濟難以盜寇竊發則萬不可緩矣而拮据者日積月累祇見其多是寬與厭而無當也則處盜寇難夫救荒之難益以萬狀而其大端則此三者勞心焦思之可掬辛苦艱難之倍常其視豈稔之處何啻十伯而安可概視之故臣謂論地之豐歉而官評不因以稍異則勞逸同遂苦樂一致是合煩簡而一之也豈所以示平哉伏候

聖裁

一計彈章之多寡

方天下稱中才者居多曲成之即可使留深求之亦可使去一掛彈章終身爲垢則各處被劾之數凡在三年之內者安可不計其多寡以爲去留哉蓋省直撫按衙門年終有劾不時糾正有劾少者三五人多者十數人該近河南災甚撫巡寺院前後疏論者一年內外

不下三十人矣中州即郡邑相屬不肖者即輻輳者真中漏網者或亦不多也倘如考察屆期其備考察之疏與部院處分之數仍照舊額取盈則官中州不亦難乎今議各省直於報部院考察冊內明註三年之内經某衙門各論劾若干已經作何處分該部院通查各處論劾多寡定為差等就中酌處總之以賢否為主而以被論之數參為則衰益之權

亦蕩平之一道也伏候

聖裁

一舉荒政之卓異

臣聞救荒無策有備乃奇彼無益荒政而又害之者次焉不遺餘力矣聞有真能為民真能備荒如社倉之建毫不擾民積穀之數歲以萬計者而又不為超遷不為破格以待也則誰知有循良之赤幟哉矧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宜早不及是時而康得其卓異者一宴賞而惕勵之臣恐鼓舞無機儲蓄無素掘臨渴之井炊無米之饔雖日誅一付托不效之吏而月遣一賑濟之使臣不知其於民饑有全濟否也既上次卓異以清苦為名今次卓異以備荒為民潔己惠民圖無嫌於並舉矣伏候

聖裁

一禁飛語之巧

揭帖私投求還報復部院申明有嚴禁矣然其所以報復而中傷之者不獨以其揭也幾席之下有戈矛談　之中有陷穽隱約其詞以啟人疑吞吐其吻以餂人意或托無心而故發其隱或引他事而微露其機積毀銷骨含沙射影雖其所攻發者未必皆出仇口一有小嫌而遂亡雅道者固多也臣故願當事

者力持私揭之禁凡可中之人詭秘有甚於私揭者一切謝絕則奸之囮讒之媒無繇遂矣伏候

聖裁

一 防偏聽之生闇

撫按考語之外猶咨假訪以濟其偏建議者誠慮之矣然臣切謂聽不可偏者非獨借聽於匪人為未可也而世所稱正人亦有不可

偏徇者蓋其獨闇獨見不諧於俗不通於方不惟人之有却於彼而彼亦有却乎人則其言安有盡憑也況耳目有限即正人亦必有假於人者當事者能信正人之所行者正事所言者正言也而能信正人之假于人者皆正事正言乎臣不敢信也無一人信之衆人群起而和之訛以傳訛日甚一日其究也至於不可隄防不可撲滅彼信耳者以為公論

在是可甘心於是人矣抑豈知懷山之勢固此涓涓之流燎原之勢固比熒熒之火哉臣故謂偏聽生闇所當防於未然也伏候

聖裁

一懲猜忌之横詆

夫考察以撫按賢否為主而以諮訪佐之有所不平撫按連坐是撫按雖假耳目於人而責成既久委托必當果有纖德彰聞人所共

棄註以下考者反之本心祇可自咎往年過堂坐棚之際有等無賴之徒不思自反專欲尤人信口扶持肆無忌憚指某某則曰此害我也指某某則曰此黨彼者也彼其以功名之心騰猜忌之口搖唇攘臂引類呼朋罔有不至彼自愛者欲藏垢合污乎則恐涅渭之莫分欲挈長而較短乎則恐玉石之俱敗有引避不假公論已耳彼日暮途窮鐘鳴漏盡

甘心為此者固不知喻理義之大閑為士君子之羞稱矣而自愛者則亦何辜哉脫有此輩照舊無賴者臣願當事者盡法重處毋令魍魎之徒橫行於白晝也伏候

聖裁

一緝暮夜之夤緣

夫饋遺之禁嚴矣雖至愚者或不輕以所大利而犯其所大諱矣唯是夤緣之輩巧於彌

縫何殊暮夜哉或因里閭而通其慇懃或緣知厚而偵其消息或懼其不免也而投鬮抵隙以求通或倚其可托也而神出鬼沒以求濟甚者變易服色屏去僕從乞憐之狀不異墦間詭秘之形同於穿窬往往先騰口語而卒然無事初無異議而突然有說則謂非此徑竇之通不可也即此一事褫職有餘更復論其他哉四知可畏三尺難容清明之世何

得有此臣願入計之吏寧缺官品毋寧失人品其不然者容臣等緝事衙門併力訪拿但有顯迹者參問不貸亦庶乎清士風之一端也伏候

聖裁

職按大計雖冢卿御史大夫為政然考功郎吏科都給事河南道御史尤以得人為要若有一匪人參其間必罔上行私為全局之累

如萬曆二十九年外計時遂昌知縣湯顯祖去縣已三年不在考察冊中而置之不謹萬曆三十二三年松江府知府許維新於拾遺疏中別開自裁一款云雖守未甚壞而心術欠端夫國家三載計吏但論其官箴顯迹共見共聞者何知心術若心術不端必見之行事未有可以臆決者也既曰守未甚壞亦當待其壞而後黜之若守未壞而先黜則功未

著而先陞亦可乎此白日棊夜之說何以服
人心也

萬曆四十五年二月十九日

貴州巡按楊鶴一本為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
人最急伏乞
聖
明申飭用人之法大破常調以拔窮邊事臣竊
惟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未有受其必窮之
勢而猶膠柱鼓瑟無變計者邊方用人之法是
也何者邊方非無事之地民窮財盡皮骨空存
其地方之苦嘗十倍於腹裡而蠻夷猾夏奸宄

萌生其事體之難亦十倍於腹裡今不問其地之難易而一概胥越之用人者曰此邊方缺也非所以處賢者先有分別之心用於人者亦曰此邊方缺也乃所以處不肖因有壓薄之心於是西南半壁人皆以為逐臣棄婦人所唾棄之鄉而裹足不肯來矣滇黔一也滇比黔為遠人猶有顧滇不顧黔者滇肥黔瘠故也則黔乃獨處其不幸耳臣愚以為為黔計者惟有用人一

法矯其輕而與之以重可以塞庸人自便之路而作豪傑任事之心庶於地方有濟臣請先述地方生亂之因而後言及用人之法可乎黔中多盜矣然所以致此極者非無故也八番之地犬牙相錯夷漢相叅四方亡命實煩有徒如涇渭清濁都不辨此致盜之源也一切糧差驛站供億之煩皆出於衛軍衛所之官十羊九牧日削月割以致於盡而不顧其後烏窮則啄獸窮

則攖其勢不得不化而為盜此召盜之因也項職慮因歷稽訟牒其間治仲出刦未有一事無從人引脚者甚至勢豪有力之家廣置私莊窩藏大盜此逋盜之藪也當此用兵之際乘機射利處處通夷人人養寇蹤此言之雖挽銀河之水洗盡黔中終不能令甲兵長不用也然則何術而可職愚以為欲化夷先從漢始欲化漢從選用良吏始有趙廣漢銗筩之智則賊不能欺有

李膺破柱之威則賊不敢匿有龔遂之單車至府勸民農桑則賊不敢不帶牛佩犢有張綱之親詣壘門譬曉禍福則賊不敢不率衆歸降若是者其才亦未始數數然也然而

上重邊方則邊方重矣

上重邊方之吏則邊方之吏又重矣其一重郡守彈壓之權弘治中都勻叛亂

朝廷命大將討平之

廷臣舉林文獻爲守郡
上親勅諭
賜以璽書許以便宜從事苗寇竊發即便剿捕土
流官吏軍民人等違法生事許令具實奏
聞
祖宗朝留意邊方郡守之權其重如此夫郡守者
古之所謂二千石也強宗豪右無所不得閑虎
符竹符無所不得發今黔中衛所武弁養成驁

驁之習其於郡縣有司若皆以為碍眼之物憂
慮乎不相入即一郡守令之不行禁之不止此
何法也邊郡無事惟循行勞來延問民間疾苦
足跡遍於蠻鄉使得深山窮谷望見漢官威儀
其酋長出見皆以牛酒犒之啟夷人向化之情
斷漢人勾引之路交趾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
先反是或一道也其漢人引惹起釁與大姓主
名通夷者廉問得實白職等借尚方之劍誅之

如是者非強明精幹之吏有長駕遠馭之才莫可任也行之數年果有成效果能用夏變夷外寇內靜，請徑陞卿寺職曾與應天撫臣徐氏式共事其先起家安慶守徑轉南光祿少卿者也必如是而後郡守彈壓之權始重其一重州縣有司之選黜中荒惡枳棘非鸞鳳所棲固矣然邊方赤子固

朝廷之赤子也設官分職亦

朝廷之官職也何獨為人擇地不為地擇官自庚戌以來凡三見題留考選點中似無一焉邊方有司何不祥如是職請自今稍破常調甲科之新起家者不敢望已其才而遺蹶浮躁降調者可用也虞翻為朝歌長親舊皆弔翻獨咲謂此吾立功之秋彼以才故詿誤盤根錯節職請試之然而萬里投荒不有重賞過其所望恐亦招之不來三歲考績果有過人之才異等之效職議

請
破格行取擢用以為事不避難勞苦功高者之
勸此亦非事之必不可行者也必如是而後州
縣有司之選始重其一重司道方面之任司道
方面彼皆表率一方控制千里刑名錢穀甲兵
盜賊之寄無如邊方最重出入蠻烟瘴雨之鄉
無如邊方最苦職為縣令待罪長安安見延年
甘固諸鎮皆絕塞窮邊逼憐虜穴墮指裂膚寒
若不可言然而邊道皆樂為之者何也吏部以

才望推擇彼亦以才望自持不數年加銜晉秩不數年建牙開府故雖處之窮髮不毛之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耳比無窮故重邊道者重九邊也黔中即不得比乎西北邊何至其重若彼其輕若此然則必九邊告急烽火徹於甘泉然後

主上旰食夜郎天末為封豕長蛇薦食獨不厪

聖明南顧之憂耶使盡

簡才望之臣與之以不次之擢無令需次如積薪無令陞遷如轉石人人昂首伸眉矣必如是而後司道方面之任始重職所謂塞庸人自便之路作豪傑任事之心者此也自職入境以來見黔中百孔千瘡不可救藥反覆思惟皆起于黔事難為而又無人共理以故事事因循人人蒙蔽養癰貽患遂至於此臣查彼省田土從來無丈量頃畝自萬曆十年奉

旨清丈始有定額是前此俱無定額也
國家任土作
貢二百餘年此方之人如在長夜即此二事推之其他利病何可勝言蓋緣草昧之初姑與潤略直以曳方蓄之耳今日如支壞廈如理亂繩事事直貫支撐事事俱要條分縷析然後可端委而治也地方釀成今日之亂一言以蔽之曰無人今日收拾於大敗極壞之後一言以蔽之曰

用人職故曰邊方生亂有因邊地需人最急也
職偶闕黔中志乘播酋之後先臣李化龍有言
曰以簞瓢陋巷之人為斬將搴旗之事可為竊
嘆黔中無處非夷人今人動言大創不知
內
帑之金錢不繼川湖之額餉不來黔一窶人子
耳縱有韓白其何能為職謂目前之計急在治
標太創是也長久之計急在治本用人是也請
兵請餉尚費

廟堂處置用人之法不過吏部一轉移間耳此臣所以惓惓於破常調也臣查該省缺官州有八缺其七皆無人履任前都勻守已報缺矣近日鎮遠守已遷轉矣此皆當苗出沒之地四面皆夷不可一日缺官者也不知吏部銓補何人至於按察使懸缺經年吏部以房楠朱思明推補後經催請未蒙

點用查得房楠雅負壯猷若秉憲黔中必足振揚

風紀伏乞
速賜
黜補仍祈
勑下吏部邊方用人與中土一體
簡任念黔中多事之秋破格借材以救窮邊之急
庶地方彈壓有人外寇亦自屏息矣
職按黔蜀土自皆禹貢所謂荒服漢事所謂
羈縻勿絕者不使不叛足矣非可以官府之

法一一而繩之也自貪令吏其上以為耳目語言不能自達於臺察即愬於貨賓無柰我何誅求不止少不應則彈治如律便不服即以反逆請討而撫臣往往欲借為立功之途於是乎用兵用兵而不利如騎虎不得下於是羽書告急
朝有大創之命而所費內府金錢無筭海內虛耗如播之役矣此疏果行安得黙事決裂如今

日哉故曰、不治已病治未病也

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貴州廵按沈珣一本為微臣奉

命按黔特陳用人急務以蘇窮徼事竊念黔非無

事之國也其地層巒迭嶂土瘠民貧華實之毛

不登天府粮糧不給盡仰鄰封且衛所居民與

夷落犬牙相錯干戈搶攘之後重以饑荒癘疫

之餘人烟蕭絕陰燐載道計處之難十倍他省

唯是用人一節敢冒昧以陳曰嚴規避之罪夫

人臣事

君東西南北惟

上所命何故一補黜缺卒攢眉疾首而畏有裹足而不來有欲來而徐待甚至異途雜職知法有違限半年以上降級調用之例遂故意延挨忘希他日朦朧起補別調善地此又規避中之愈出愈奇者夫黜官之設本不及他省之半而又在在缺官事事代攝當此瘦隆殘疾之鄉譬如

奄奄久病之人飲食起居動欲須人而親戚左右往往掉臂去之何望聊生又譬之駕漏舟于黑風駭浪之中而三老長年落落無幾其能免于覆敗者鮮矣職嘗謂

朝廷論官必以貪酷為首罪若擬官評于黔中即當規避于貪酷今夫滇黔一也而滇為更遠乃滇腴則人爭慕黔瘠則人競嫌此何心哉言之齒穢故今後黔省之官仍有迁延觀望踰限不

至者容職以白簡從之參處不貸而當事者尤宜加意振刷毋得姑息輕容凡各陞任官已經領憑又告改限勿與准理其故意違限而滕文起送者當該官吏一體參懲庶法守畫一而規避不生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一也曰重方面之任每見西北方邊道缺而金戈鐵馬之場人欣然樂補者何也為異擢使也至黔則不然一行擢黔而預知

上之人且先有厭薄棄置之心矣旁觀者遂相顧揶揄曰此以何罪致者耶親友嚮感而相咲曰誰實陷之而有此比政成事立而持議者猶為之揣摩曰彼當日何以有黔摧直搜其罪狀而後已那知今春

大計黔中方面官若布政黃文炳副使何士琦閩其素有功於黔而俱不免于察處則為黔官者亦太苦矣以是人之官于黔者其自視實在半

浮〻沉半涉〻之間雖勉而就職輒橫一朝不保暮之念又誰能奮發其精神展布其志慮為縣任事者哉竊謂自今以後縣中方面如邊道例務擇才幹者破格調用其有成績者亦如邊道例不次顯擢萬無摧抑之理如是而有不人人昂首舒眉共熙安攘之績者鮮矣此職所請于

皇上者二也曰通科甲之選例靳甲科此何解也如縣可卧治無事長才則縣事之難盡人而知

之矣若以譽髦佳士惜其萬里遠涉何不量用
川湖滇廣之人彼舉足而是亦言遠乎即今無
邊左近例量選一二何損甲科之體且邇年以
來會榜科開例增五十人此五十人者在往時
固敝裘蕭瑟下第言歸者也當其蕭然下第之
時試執而詰之曰吾與若試今官遠夜郎而有
不踴躍趨應者乎則揆之人情原非大拂至于
太守師帥鉅任向年猶有以甲科充者今亦寥

寥尤所不觧夫職非謂科貢中無特達竒偉之士也惟是當事者將甲科一選例絶于黔不惟有意薄黔中又若有心困科貢此職所謂請于

皇上者三也夫黔為滇南門户為楚蜀脣齒無黔則無滇而楚蜀俱不能安況當多事之秋尤蠻獠生心之日而當事視為故常不加之意職竊痛之職出

都門時每與士大夫計及黔事憂黔兵之弱則曰

請賬第今

國家多事海內搜括無餘何暇及黔甚者併欲括

黔之膏何暇惜黔之苦職恐空費唇舌徒資充

耳獨得名賢相與共事庶幾補綴彌縫或可少

控遐方之困於萬一是在

廟堂一轉移間耳查得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內吏

部

題為申明職掌一疏其中大意與職今疏相符已

蒙
聖明申飭
欽此赫赫嚴
旨揭于日星當事者何畏何嫌而竟為廢棄哉總
之人情為重法守為輕其始起于一人之弁髦
明旨既而人以及人彼此觀望反視弊政為一成
之例而不敢違其始起于一事之曲徇人情既
而事復仍事積久因循反視成憲為非常之

原而不暇守嗟乎今天下凡事皆然不止用人
即用人一事在在皆然不止黔地彼
國是之壞大率坐此職在黔言黔餘不敢旁及惟
聖明俯察愚衷
速下吏部酌議施行
臣關穎川朝歌之亂皆以守長廉平而兵革
不試黔事亦猶是耳滇腹則人爭慕黔瘠則
人競嫌仕者之情洞矣典銓者念哉

萬曆二十三年六月初九日

陝西巡按林道楠一本臬臣挾私抗傲有傷憲體懇乞

聖斷申飭并自劾不職以肅風紀事臣惟

國家設監察御史之職付以耳目紀綱之司而後持斧一方自郡縣而上以至藩臬之良無不重其糾劾蓋重御史所以重風憲重風憲所以重

朝廷非以御史官秩有加于方面之上也臣至不

才叨蒙
上命巡按陝西惟是斤斤遵守憲綱於諸臣交相
砥礪諸司亦各同心共濟無或齟齬不意有陝
西按察司分巡河西道僉事李根到任未及一
月與臣未經一面乃挾私抗傲阻壞行事臣意
大有不安于中者謹為
皇上陳之方根之初任也靖邊道副使李楠折儀
致賀根以其有違

明棐具呈到臣蓋三月十九日也臣閱呈切訐
李楠觸棐之過而深嘉李根立己之高即欲具
疏叅究緣事關方面若不行查明恐無以服李
楠之心隨核其事於四月初四日即以疏聞根
不勝悻悻忽於四月十二日差人遺書於臣臣
啟而視之乃一侍生帖內有付啟其詞甚厲大
意謂生呈詳後吏書軍民日夜望臺下行其言
不啻救焚極溺之急何必行查又云查得

憲綱等書分巡道原與巡按頡頏行事今臺下不肯行生之言生豈憚九閽萬里默默效一屬官除以前文移完訖具書一鳴不平此後不敢奉命生千里巡歷一鷄未食止是鬱病火狂恐先朝露諸稿已判付兒孫等語根據之書若不得少緩須臾而惟恐其言不得行者然臣疏已上聞根言以行而其具疏之期與原詳到臣之日不

踰半月又非過遲根何憾於臣而為是忿激之
詞夫朝聞而夕奏此為邊務重情則然根之所
呈視邊務何如乃欲促臣刻期奏
聞以快其意何欲速之甚也然此或其賦性之躁
未足深惜至執頓顧行事之說投臣以書及稱
後不奉命而欲阻臣行事則關係體統臣惡容
以無辯謹按
大明會典一款開載

國初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按歷所屬府州縣頡頏行事洪武中中詳定職掌正統中又推廣申明著為憲綱迨後按察司官聽御史舉薦御史始專行出巡之事繇斯以談風憲事責屬之分守道乎屬之御史乎今之行事將照例前事例乎抑照例後事例乎如果前例已更後例當守則分巡道固御史所彈壓者乃得遺書於御史若朋儕然比胡以嚴體統杜陵替也且

書謂後不敢奉命是以行移絕臣矣該道所轄
一郡十九州縣官員之賢否刑名之糾勘錢糧
兵馬等項事務何能一日不從臣詳駁今若所
云該道將擅自專制而不聽臣移文耶憲綱所
稱不許挾私阻壞者謂何根獨未之見歟故臣
為根能糾舉李楠交際之失是以風紀有裨縱
人或疑其別有所為臣深為根也嘉根不查臣
已未恭題乃以怒李楠之故而移怒於臣輒爾

挾私抗傲臣尤為根也惜臣濫竽風憲五年待
罪闕中亟歲未見司道遺書侵臣乃自根始若
臣含忍而不言是溺風憲之職啟陵夷之風後
自臣始臣雖否陋其自待不敢后於根豈忍使
國
家二百餘年相沿之體一旦壞之於臣以為臣
衙門羞哉惟是臣愚表率無狀自招媟侮業為
風紀之玷奚堪糾察之司伏乞
皇
上將臣罷斥以謝李根仍乞

勅

下吏部都察院司將按察司分巡道官與按臣出巡地方應否頡頏行事一切文移關白應否仍照見行事例毋得妄自抗傲庶風憲之體肅

耳目之任隆臣雖被齮齕萬萬無恨

職按藩臬同官交際皆取之俸薪雖亦陋規相沿要於官箴無玷而李根叛迫御史以彈劾蓋欲自見其廉真廉者不如是也使其泯然却之則清畏人知矣

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初四日

陝西巡按牟志夔一本科臣持論已甚人才所

當愛惜謹一伸說仰祈

聖鑒事臣伏見浙江道御史楊鶴靖獻自盟曠有

愛

君憂

國之念辟畫所到無非匡時濟世之謨危迫之告

急也其諸所條上封事一腔血誠幾為

朝端洒畫忽接邸報見工科祝耀祖偶有論列至
掛冠以去也為憮然嘆息者久之夫御史廻方
以一年為期得代而去此為
國法固人臣常經也候代無時有不得已而冒罪以
去此為變體非諸臣始願也鶴按貴州時與前
按遼御史王雅量先後各以念親所迫輒有控
陳而去雖為親私情實天性至愛
皇上孝治天下向來概有曲體未加嚴遣兩臣之

品格一律踪跡偶類而科臣祝耀祖意所歸重
不在雅量而在鶴也夫自十餘年以來地方株
守之過時至有不得已而去者罰俸二級所以
繩之者曾不少貸此自
聖明之
朝顯示防範以杜陵夷微寓優容以俟欲用鶴之
去以老親之驚駭而病也前此有先之者矣鶴
之來以堂官督催而趨也其中有迫焉者矣堂

札之移
國法固然
君命儼然遵堂札之移所以守
國法重
君命也此即科臣所謂起而補也以為驕恣然歟
否耶當此七年行取淹滯之極三韓肆逆猖獗
之會辟之中流失楫一壺千金既知冀留以寄
班行而尤倏而論列也夫為人臣子可移忠為

孝亦可移孝為忠信如科臣所云知有親不知
有
君非也知有親知有
君亦非也知有私不知有公非也知有私知有公
亦非也欲人奚所從焉科臣之論為
朝廷振飭紀綱臣之論為
朝廷愛惜人才仰冀
聖主有深鑒也臣謂有才如鶴所當正其出境之

罰釗其致
主之忱不宜聽之決去庶忠智之士有所奮發而競勸耳抑臣因事而有感於當事者之宜破格超擢以廣為愛惜也夫謂河清難俟尤為志士惜光景耳通時用人急矣熊廷弼劉國縉駸駸顯拜矣一時介特寒諤如朱一桂王紹徽喬應甲邵輔忠清卿啟事頻催只候
俞旨矣又如秦聚奎之忠義慷慨捨死報

國

直犯群邪凶鋒而不顧滿朝為之力排惡當救

秦民水火俾獲一生于萬死之餘臣每巡行所

至秦民之感戴涕零冀得早膺柄用以畢展霖雨

之施者萬口有同聲也袁應泰之救荒於淮徐

也萃四方之流離殫百計以賑恤其所全活將

億萬計此寧可以常格拘也又如臺臣沈珣所

陳徐光啟之諳練採討胸懷韜略之奇劉時

俊之擔當執持經濟負豪傑之用申用懋之公

正明敏籌策洞悉塞垣之情此寧可以常格拘
也又如察處之臣胡加棟之揣事應變制稅璫
以解虎狼之橫噬其遺愛在楚不可泯也聶心
湯之為堂官所鬧自應處以考功法然其去浮
汰冗節省幾十數萬其成勞在部不可泯也今
令茲時而授二臣以事任大足效於一臂此又
寧可以常格拘耶是在司銓衡之急推轂矣臣
又因是而有感於任事者之宜協恭擔荷以自

為愛惜也撫臣周永春當經畧楊鎬搖首不應即當反覆開諭而任其實行取敗永春于此自應分過今李長庚用矣熊廷弼劉國縉用矣此四臣者凡皆人望所歸守遲速以定危遼當不至再有決裂第虞意見偶有異同則裁度不厭參伍謀果有濟於事功不必自己出計四臣之與諸臣戮力同心調劑酸鹹水火以紓

九重宵旰之焦勞無俟臣之過計臣聊效忠告是

在司封疆之共邑勉矣蓋臣當此遼事孔亟倍
切愛惜人才一念自附舉爾所知娓娓至此婁
且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臣誼固不容嘿嘿
也

臣按臣子狥
國家之急無以有已也方三帥與尸京師震動
公卿有潛出其孥見同逃而楊鶴獨伸正義聲
催戰之失論攻守之方所謂朕有李勉朝廷

始尊而給事抨彈若以為救時急務者何耶
夫臺臣攻諫臣世不恒有為臺臣雪氣而攻
諫者尤不恒有如牟志夔此疏可謂獨立不
阿矣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唐世濟一本為閣臣尸位悞
國公
疏臣不列名謹據實
上聞以明心跡以別邪正事頃禮部主事夏嘉遇
連
疏紛紜職銜門掌河南道臣房壯麗時過職寓
又兩次致書欲

上公
疏糾叅職再三止之頃閣邸報壯麗
疏已
上矣職既不列名不得不一明言其故嘉遇輕率
躁動之人職昨歲掌道見其咨訪單中多言其
儇佻喜事故不與臺省之列即其今日之論訛
益見前單之非謬職非謂嘉遇不當叅也獨其
疏論閣臣方從哲科臣趙興邦實通國與情所

大快者恭部臣似乎保閣臣媚科臣凜凜清議
惶惶青史平日捫心義所不敢出耳從來無數
年而斷絶枚卜禁錮言官不用一人不行一事
者今
天變頻示邊烽屢儆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岌岌乎
有朝不及夕之憂而否塞如故毫無轉圜之機
目前如五城九門巡視御史用以稽察奸細最
不可緩者屢

請不得閒臣悠悠忽忽若罔聞知一應票擬動多
錯差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長安兒童厮養無不
愁嘆罵詈以為一日不可居其位者及今求身
勇退猶不足以謝數年悞
國之懲乃日還月延更將何待也至嘉遇所論二
科臣其才品判然寧可同年而語者詩教公
忠不二心之臣群邪鼓煽
天地晦冥之時明目張膽義無反顧蹇蹇抑邪扶

正功在世道人心從艱難險阻中備歷辛酸以至于此即善毀者豈能為之抹殺其為閣臣門生孰不知然正言規切屢開其匡濟之苦詞若謂其朋比護持可以百口保之者或請其行過于剛然總之出于公不出于私若指之為邪人黑白混淆反為邪人所快此邪正消長之關不得不明言剖晰以存公道者也若科臣趙與邦初議論亦能依附正人職等未嘗不藉之為同

心無柰其局量褊淺意氣盈滿驕吝漸成恣睢
谿刻轉為悍戾至于識見稽當興師撻伐之時
正
聖明
宵旰之日
明旨
叮嚀
許以功成

僾敘身荷

九重之

特注宜何如昕夕焦勞經營達旦乃徑入棘闈置

遼左度外急桃李而忘枕戈

主憂臣辱之義安在也臺臣熊化清貞挺勁一年來

議論夆采力挽狂瀾止因議論不合百計中傷

心欲去之為快追例轉之後誇于人曰熊化處

而某輩皆當膽落矣而臺中豈遂無鬚眉一男子

盡皆興邦可以頤氣使者耶近年以來一二無識銓司動輙仰其鼻息以故興邦氣焰薰天文武大吏一手握定喜則加諸膝怒則墜諸淵以為惟吾意之所向而莫敢誰何但見其任情顛倒信口雌黃傲然傍若無人不覺自呈缺敗如受錦衣舍人之重賄而給牌馳驛到處科索見于撫臣之糾彈摭拾二十年前舊藁以藉口掩過人雖不言獨不愧於心乎孫邦熙以宣府敗

誤

壞之官復用之于宣府蕭如薰以詩酒流連之
士突起之以冲邊
長安衆口嘖有煩言職不欲盡言以傷雅道惟是
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兵垣何地而以此淺衷弱
植者當之事事執拗言言乖謬將來重悞軍
國禍蓋有不可言者伏乞
皇上毅然
乾斷速奮

乾剛速

選一有才望識力之臣以任兵垣庶

封疆之事不至日壞一日耳職義在急公不顧嫌

怨即將職

罷斥以謝與邦職且甘之職不勝冒昧之至

臣聞之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蒦冷曹而

攻熱柄比疏近之矣

萬曆三十五年八月初八日

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一本為蔭叙重典紛紜

混乞懼開倖門懇乞

聖明亟

勅該部嚴行申飭以一政體以杜冒濫事職惟

國家優恤大臣尤慎重名器故事兩京三品以

上文官或係三年考績或遇

大慶覃恩俱得蔭子載在

令甲若夫身後錄廕尤干特典必其身歿未
久酌量議請自
上裁或以忠諫捐軀則雖年遠合有卹錄外此無
得妄乞也邇來廕叙漸多遂就人懷覬覦近接
邸報如原任三邊總督石茂華子宗人府經歷
石惆一疏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翁溥孫翁裕一
疏大率描寫其祖父在任病故概比于鞠躬盡
瘁之列而補叙軍功牽附

恩詔
軍功二項職反覆詳看恐於例終有難通者蓋
恩詔款内止云
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廕子入監讀書又
許守制伏除者補給夫守制伏除者亦為其身
遇
恩詔故
許補給于起復除授之日近有一二病故大臣

原任未及報滿丁憂未經復除而存日曾與
恩詔相值又錄其人品政績亦復優厚特典廕子
賓出曠
恩然吏部題覆原任山西巡撫魏允貞廕子一疏
亦已大費推敲諄諄防後來之援引蓋其慎矣
豈得以身歿三十年之大臣尚可引今日之
恩詔乎若茂華與溥原係名臣雖謂無功可錄但
生前皆已得廕身後葬祭贈謚俱全

朝廷之報禮業自不薄假令果有
軍功再行錄廕則當年酌議
鄉典之時必經幾許詳論必常查考
會典豈得遺而不錄今事久厭冷忽然
請乞安所准憑恂等之疏謂非以近時
恩廕濫萌此倖心職不信也夫廕子一節談何容
易世家子孫襲祖父遺休坐需金紫視科目之
部署如登

天者亦不嘗星淵何如隆重者此雖分所當得
猶宜常慎況不當得可混
奏乎萬一概從權宜曲徇其
請恐大臣久故者不止茂華與溥子孫幾幸者非
止徇與裕相率比例紛紛陳乞濫觴安所底止
昔孔子致惜于繁纓韓侯慎重于獻褘豈其以
國家延賞之典不以酬功而以徇情其何以激勸
將來所係匪細故也職職掌所關據實糾正伏

乞
皇上
勅下該部備查
典制如職言不謬酌量覆
請姑將惆等之疏立案不行并
嚴申飭一切牽扯混乞不合
明例勿得少有遷就致開倖門庶政體可一名器
無濫矣

臣按

覃恩有世延之典止及于

頒

詔之一時而久遠陳乞者妄屬濫憤此疏可杜倖

門矣